





醫術

醫術



素香

俞樾用琉球國

紙題



因時勢微利弊之言尚事  
者舉以措之以定禍亂以致太  
平由運之出掌也乃僅使  
老劍獨存石扁萬言好文  
奈何哉獨出少弟莫友之



拜跋

此書隨山谷... 平... 拜跋



萬言書

咸豐三年春江省陷余寓海上作憤言三篇  
戰守二議十年春杭省陷避共富春山中作  
後憤言三篇俄而蘇省又告陷矣泛海旋滬  
上書當事不報明年春賊氛益熾區區感憤  
益無聊賴放筆為此肝疾大作嗣是絕口不  
道世事知我罪我聽之悠悠之人而已辛酉  
三月江東老劍自識于築耶精舍





竊維今日事勢欲經營天下可三言決也一曰合天下之全力二曰破天下之成局三曰求天下之真才信能行此三者舉其綱而經自張挈其領而衣自振天下之亂可從此定矣不行此三者縱魚破網任鼠噬衣日甚一日坐失事機後雖欲舉綱挈領可復得邪曷言乎合天下之全力也譬之獵者禽狐兔逐麋猴不過韓盧宋雉力耳猛虎伏溪林巨蟒橫大澤磨牙吮血寔鯨有徒則必發士卒具網羅操彊弓毒矢

大合圍以攻之盡殺毋遺類焉為他日患賊起粵西其始甚微一郡縣力治之有餘地方有司無足辨者養成株幹遂致蔓延至朝廷命將出師亦不能制推其失在賊未出粵不調集兩廣官軍及川湖雲貴土司狼兵併力擒治賊既竄突不盡調河南山東江南浙江之師逼其前川湖雲貴兩廣之兵躡其後師少糧匱從風而靡使之蹂躪數省直據金陵以為巢穴欽差數大帥竭盡心力僅足相持至今日而



國家財賦之區半為賊踞東南大局漸不可支中外  
臣工猶然泄、不深維天下安危大計今日議籌餉  
明日議練兵苟且塗飾不可終日賊在東曰吾已克  
西賊至彼曰我方備此滔天狂寇密通四封若以未  
涉吾圍為幸身膺重寄手握大兵萬不敢過雷池一  
步嗚呼將謂此賊待天誅邪草莽微臣日夜腐心飲  
泣思惟有 天子赫然震怒將封疆文武大吏之玩  
寇失律貽誤 國家者盡法誅殺毋有佚罰分天下

為四道各立都統命一人為元帥總轄四道今川湖  
運穀米閩廣通商賈幽并募騎士江淮造舟楫長駕  
遠馭聲勢大振如愚向者憤言所云元帥開幕府辟  
僚屬有不用命得專誅僇責成四都統齊心并力以  
滅賊為期天下非小弱也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如  
林而如雨也十年之狂寇用全力以制之可一朝殲  
也曷言乎破天下之成局也譬之鑿者治癰疥祛寒  
熱攻而去之易如也風邪入湊理柴胡麻黃汗之不



出蠱蟲入藏府雷丸水銀殺之不得區、清平補助  
之品無所用之必翻倉倒廩大瀉下之盡除穢汚痞  
積之物然後宿疾去而元氣復往日天下之病在于  
上下相蒙相率為偽至今日而遂為沈疴殆不可起  
貪利而忘義畏死而名節掃地士大夫尚然安問軍  
士夫刑賞者人主威福御下之大柄亦大臣公忠體  
國之微權彼中人以下固多貪利而畏死正以功有  
所賞罪有所刑于是有利不可貪死不足畏者庶幾  
免罪而立功今也罪不必加刑地方失事文武鼠竄  
以圖苟活相率皆望風而逃賞不必有功督撫保舉  
人員狐媚以事上官甚且假他途以進中外大小尤  
而效之合成一局牢不可破如是而欲望中材以下  
不巧為趨避以冀超遷豪傑有志之士不去之若况  
甯老死巖穴間烏可得邪中材以下盡獲超遷豪傑  
有志之士老死巖穴豈國家之瑞天下蒼生之福  
哉由此言之貪利畏死士大夫之風邪蠱疾非翻倉



倒廩大瀉下之上下相蒙相率為偽之沈疴宿疾必  
不能去昔人有言曰刑多而賞少則無刑賞多而刑  
少則無賞刑也者翻倉例廩大瀉下之之法也不然  
觀之今日賞者衆矣何士大夫之貪利畏死自若也  
夫惟人主勿尚姑息大臣勿樹私恩上下相蒙相  
率為偽之術勿行乎其間大破天下之成局由是而  
激人之心厲人之氣發號施令士卒樂聞興師動衆  
士卒樂戰交其接及士卒樂死苟士大夫顧名義而  
識廉恥士卒何患乎不勇哉曷言乎求天下之真才  
也譬之匠者修傳舍葺馬廐拳屈擁腫不材之木無  
不可用者若夫鎬京之闕九柯十匠建章之宮萬戶  
千門命工師求大木凡輪囷離奇礪砢多節偃蹇沈  
蕪于高厓幽礪中者慮無不輦而出之有其任必當其  
選為其事必奏其功匠人雖愚必不以枯木朽株置  
之清廟明堂之上明矣當今之世天下可謂乏才有  
則十年之狂寇何以至今不滅也江南大營偏近賊



巢向張二帥相持八載向由行伍進張自賊中來東  
南半壁賴此二人孤立寡援卒以身殉戴皇天履后  
土不媿臣子大義天下無出此老兵降卒右者 朝  
廷雖乏人何至于老兵降卒中求人才由此觀之天  
下真無才矣乎夫才之生于世也無藉地無貴宗不  
可以勢位縻不可以利祿誘才無求于世世有求于  
才耳大才當大受小才當小知以仁義為名志廣術  
疏迂闊寡效者非才以培克為能頭會箕歛貽禍蒼

生者非才得小慧謂智籠萬物具蘆材謂勇冠千夫  
血氣用事險詭莫測者非才適會事變自詡風雲叨  
竊勢分獨專袞鉞覆餗貽羞負乘致寇者非才嗟乎  
匪才之難所以用才者寔難尋常無事之日既以不  
才養其患倉卒有事之秋又欲以非才當其選則未  
知廟堂之上風雨飄搖枯木朽株能勝其任否也所  
謂真才者其處也即以天下為己任其出也不以一  
賊遺君父博通古今之變善鑒成敗之幾忠孝廉節



發于至性聰明英偉純任自然若智若愚亦狂亦狷  
浮湛于世世不能知其底蘊必也 聖君賢相神明  
壇席馨香禱祀而求之俾其身一出而彌綸宇宙補  
救元黃合羣策羣力而用之即賊不難破滅特患不  
求則竟不出彼安能以無貨之軀受不足重輕之任  
哉獨是真才出而才之大小量能授責各得其當即  
非才者亦屈于下而樂為之用不然自非大賢世固  
有雄桀自命急于求售南走胡北走越天下雖大事

未可知也愚所謂三言者破天下之成局而後有治  
法得天下之真才而後有治人合天下之全力以治  
之天下之亂不自此定乎雖然有其力無其巧事倍  
而功半有其力有其巧事半而功倍能用天下而不  
為天下用其斯之巧乎今天下所患者亦三一曰無  
將非無將拙于用將三軍之帥可襲而虜二曰無兵非無兵拙  
于用兵百萬之衆走不知所之三曰無財非無財拙  
于用財四海之富若窮之無所措為天下用而不能



用天下其病至此天下有變權在將漫然而任之漫然而受之果堪將否能治兵否任者不知受者不自知為將用而不能將矣將使兵者也兵之命生死懸于將手惟將之所欲為一失其道不能使兵將之命轉懸于兵手為兵用而不能用兵矣天下之財當為天下惜之公用之常有餘私用之常不足始聚之終棄之卒歸于無何有為財用而不能財矣若是者拙之故也夫惟巧者能用將而不為將用要在擇

將傳曰先察後任者昌先任後察者亡又曰無萬人  
之智者不可使處萬人之上言將不可不擇也何謂  
擇將必審其何謂擇人夫人之質有剛柔性有緩急剛急之  
人可與犯難難與安常柔緩之人可與循分難與圖  
功又若狐疑之輩不可謀始拘執之徒不能通方殘  
忍之人能報私仇不能赴公義且懼其犯上也狙詐  
之人貪利有餘謀理不足且慮其反覆也故擇不可  
不慎也古之為將者其等凡六有大將有名將有賢



將有才將有所將有能將大將視其量名將觀其略  
賢將才將察其守所將能將審其技量足以包萬有  
畜羣材進退生殺喜怒不形于色安危成敗欲惡無  
動于心一切才略操守技藝用衆人之長而已不見  
其所長如是者可以為大將略足以周萬事決羣疑  
握陰陽之要鬼神不能測其妙合動靜之宜龍蛇不  
能喻其機智深勇沈無以異于大將特量微不及耳  
如是者可以為名將可殺也不可使處不完可殺也

不可使擊不勝可殺也不可使其百姓或安或勉所  
守定也賢將才將以之斬元戎之首蹋名王之廷有  
進死之榮無退生之辱雖氣矜之隆要其技寔天下  
之至精也關將能將以之凡堂之陳正之之旗大  
將將之使名將將別部以會師賢將才將左右偏裨  
列校兩將能將足當選鋒王者之師無敵于天下職  
是故也竊觀今之將帥未有足當古之大將名將賢  
將才將者所將能將不過數人遽使之當大將之任



智勇俱困卒殞其命或更推抑屈辱之使壹不得展  
其所長汶之以歿豈不惜哉以愚論之慎選將材亦  
當破成局而後得真才往時用兵封疆大臣以便宜  
擢兵勇有至提鎮者叅遊以下不計其數文自承尉  
起家至二千石者頗不乏人其人始皆奮勉以就功  
名艱苦以取富貴功名既得富貴既來身家念重君  
親事忘其氣漸衰不復可振今宜別選異能勿拘恒  
格文于雜流中式自千夫長下帟布之士免置之人  
苟有異于衆無不登于選相其形體聽其言語覘其  
動作十可得三四矣懼之以觀其勇利之以觀其廉  
探惑之以觀其智十可得五六矣授之以事顯其能  
庸之以階責其效程之以實盡其器十可得七八矣  
若猶未也獸之搏也厲其爪牙禽之擊也矯其翅翼  
有氣焰以先之矣如有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氣皎  
可望而知錐其才有偏全大小之不同慎而擇之焉  
有不得者哉夫惟巧者能用兵而不為兵用要在訓



兵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古之教民者未遽使之即戎也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習其金鼓之節明其坐作進退之法一旦有事踴躍啓行執戈前驅敵王所愾直易事耳蓋常三時後世農務農一時講武後世兵農既分民不知兵兵不習農兵民交相病而民既苦賊又苦兵為人上者奈何使兵之苦吾民哉此無他不教不訓遽使之戰戰而畏賊則退而無所得則取償于民以飽其欲又其甚者未戰先掠勇于殺民及與賊遇其氣轉餒不敗何為夫兵固以氣為主氣也者一發而不可收之物也猝然而發衝鋒陷堅無不可者然而難以持久善用兵者貴有以養之欲養士氣先得士心將之於兵不得其心未有能得其力者也不得其力未有得能其死者也結以恩信若父之愛其子導以禮義若師之範其第卑身下士一齊甘苦親臨疾病



慰問家室妻子縫補于行間身自分功于作役夫是  
以士卒冒白刃赴湯火出其死力奮不顧生非惡生  
而樂死誠思致命而報之于上也士思致命而報之  
于上夫其氣安得餒其心可使之磨久而不變雖然下之  
所以報其上者必出其死力上之所以恤其下者務  
保其生全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不  
敗者勝之于未戰之先節制之師是也師無節制鋒  
未交而敗形已見夫是以求生而適得死今之用兵  
者不訓一士不練一卒賞罰未明親疏未附臨之以  
不知誰何之人痛癢無關加之以傲狠自是之性猜  
嫌日甚疆場之事上與下各懷一生之念壁壘不堅  
行陳不整器械不精耳目手足不相習一遇鋒鏑紛  
紛然鳥獸散耳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能生為其堅  
壁壘整行陳精器械習耳目手足號令如山雖百萬  
之衆圍十數重屹然不可動若兩軍相對祇辨一走  
卽置之生地無不死者大衆奔北兵刃追逐蹂躪老



弱顛厓墜谷亡匿搜索駢誅條僇飢寒野掠犯怒食  
肉惟求生也無所之而不得其死蚩者不足責儼  
然三軍之司命相與一敗肝腦塗地顧猶有藉口者  
曰士不用命嗚乎上不能保其生全卽用命徒并命  
耳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其為將者避之使其士必  
趨之非人情雖孫臏不為功不恤其下衆叛親離五  
步之內輒發危機威令不行而訓練無素也夫惟巧  
者能用財而不為財用要在省財、猶水也不竭其  
源其流必長金帛穀米產于地並天皆王土也出于  
民率土皆王臣也土地人民生財之原為 天子命  
吏為 國家守其原譬之富人之家其守藏之僕也  
盜入門委而去之可謂忠乎主人家食指累千百旦  
夕所需奴輩侵蝕若漏卮家必中落其主計之紀綱  
相聚而謀省浮食減服用勤于治生猶可以復舊業  
若浮食如故服用如故男女曠其職業奴輩侵蝕如  
故不節之嗟、何及耶生財之道世所稱精明彊幹



有心計者自能任之非愚之所敢知也用財之樂其迹顯然愚亦未敢盡言軍興以來 國家常以數十萬官軍與賊相持此十年中合而筭之為費本鉅加以樂實何可勝道其食調度日益艱難補創剝肉無非取之于民、力之竭亦不待言嗟乎百姓受 朝廷養養之恩即破其身家亦所不恨獨是破十家之產以養一兵不收一兵之效破萬室之邑以奉一將不受一將之賜非惟無益而又害之民為邦本此于

國家利害何如乎財產于地者也東南租稅所出沃野千里農桑之利衣食半天下賊破一縣據一縣之財破一郡擅一郡之富試以江浙二省被賊所陷府廳州縣計之每歲度支所入幾何地方所出幾何富商上戶田房業產幾何一時失守盡為賊有賊既得之足以養氣力吾偏失之不足以濟軍需無可奈何竭澤而漁區、權宜之術自耗其元氣以與賊相持久利害懸絕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自古富彊之策莫不



因人以盡地利任地以課農桑今者吾民半為賊擄  
其餘老稚轉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田園既蕪生齒  
日減貽他日者無窮之憂謀國者早克復一日釋  
一日之慮奈何遷延觀望日復一日不知所屆拱手  
而謝于人曰無財、之產于地者曷為棄而不取也  
或曰非棄也固將取之取之不能不費財愚誠不知  
財之道奚自生第謂其入也不易其出也得無有可  
省者乎宜實而勿虛其食也維藉其為也得無有可  
力者乎宜疾而勿需其聚也如水之赴于壑也壑于  
公勿壑于私懼尾閭之一洩而不復可收拾也有財  
有共有將滅賊有期討賊有效兵法云知彼知己百  
戰百勝賊在彼先知彼知彼之形有彊弱勢有輕重  
人有智愚勇怯彊者塞之弱者擊之重者離之輕者  
夷之彊者塞而勿擊也擊其弱而彊者躡案者重者離  
而勿夷也夷其輕而重者靡矣智者疑之勇者餌之  
愚者侮之怯者褻之智者不可侮勇者不可褻侮其



愚而智者始疑禡其怯而勇者可餌務使彼墮吾之  
術中而不之覺已則勿墮彼之術中所謂致人而不  
致于人 是也 今之用兵者亦知賊之形勢為何如乎  
賊初起未有大志反據金陵形勢已成此其志不在  
小或出或入倏聚倏散凡所以牽吾之力撓吾之事  
權者利在分然分則形彊而勢輕合則形弱而勢重  
愚謂形之分而彊者若翦其羽翻解其支體脅從者  
散羣不逞奔走相聚其終也必合而形之分者弱矣  
其勢之合而重者若首尾互擊腹背受敵不知所備  
四出策應不暇其究也必分而勢之合者輕矣此其  
大略也若夫彊弱無定形塞之擊之隨其時輕重無  
定勢離之夷之應其幾時哉弗可失知幾其如神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矣今之用兵者亦知賊中有若而  
人賊首為何如人乎粵西奸徒假外洋天主教名號  
號召黨與為之魁者大率駟儉無賴今其人都伏冥  
誅僅偽翼王尚在餘皆新附之賊也近來彼中行軍



調遣頗有可觀必有人焉為之謀主偽王號中沈猛  
陰鷲粗具將材者當不乏人前破數郡殺掠過當今  
在省垣亦不甚暴設鄉官立征税脩樓櫓募材勇此  
其志更不在小似聞其中有頗懷去就願拔身來歸  
者當開誠以招之或有可用之才轉能為國家出  
死力否則用計以離間之其智者深患吾之弊病而  
無所顧忌也法當用疑其勇者欲顯己之材武而莫  
與相角也法當用餌疑之餌之俾無所用其智與勇  
也彼愚者怯者不啻拉枯摧朽何足慮哉凡所以勝  
負在呼吸之間成敗在掌握之中者非真知賊將之  
智愚勇怯不可夫是以知賊之形勢則知吾之所以  
制其強弱輕重者必有道矣知賊將之智愚勇怯則  
知我軍之智愚勇怯與彼何若若何而可以取長乎  
彼者必有道矣知己之道即在知彼若才分相越必  
不能敵知其道者在齊孫臏教田單上下駟之說矣  
大綱若此固已盡得至于細務亦不可忽古之行軍



必覘敵情動靜虛實纖悉具聞現聞賊日遣十數輩  
在此探聽消息而賊之動靜虛實吾轉未能深知以  
偵探之不得其人也宜懸重賞募精探伏路泗水飛  
檐走壁消息一真關鍵甚大至或乘間梟一賊首或  
取賊隊內一物為信以示之使彼疑有內應自相推  
貳日夜不安褫魄喪膽上共伐謀因知所措刺客偷  
兒皆可用也夫吾之所以必合天下之全力者以賊  
之分股竄擾無乎不之也江西河南近年所稱全省  
肅清者今又告警矣軍中曲折難以懸揣就江浙二  
省愚所目擊者言之浙江之賊方隔杭郡而圍甯紹  
江南之賊自江省至蘇省聲勢聯絡四出侵軼其意  
未嘗一日忘上海也甯紹兩郡十數縣負山海之固  
擅魚鹽之利又有他郡為之股肱上海斗士一縣城  
數百里內皆賊十數里外卽賊辨浙江之賊猶可為  
辨江南之賊從何處下手此議者所以欲借兵于外  
夷也自古中國借兵于外夷未有不受其禍者唐宋



之事是已此無論不為吾用即能助吾而供億犒勞  
為費不少以供億犒勞外夷之費練士卒製器械而  
有餘則何必做焉與彼人相圖議損中國之威重  
哉紆目前之患忘後日之慮以此謀國可謂忠乎若  
禦賊之策非夷不可愚亦何敢置喙以愚策之今之  
上海居然省會與浙杭省同江浙大府但當高坐省  
城居中調度調浙東之師辦浙西之賊江北之師辦  
江南之賊兩路齊舉賊即走矣浙自杭省克復當事  
者檄重兵以守省城間一出擊禾郡之賊：未曾退  
數萬之衆仰食于甯紹甯紹各縣團練畫錢塘江而  
守此甚非策也江南賊衆我寡猶幸江北無賊然與  
此間聲息不及旦夕偷安遲之日久更非策矣用兵  
之道有聲有實恒聲東而擊西孫臏圍魏以救趙是  
也有正有奇常以正兵戰而奇兵勝韓信拔趙幟易  
漢幟是也古之人有行之者今何為獨不可浙東之  
師辦浙西之賊不擊浙西浙西之賊自走江北之師



辨江南之賊但擊江南江浙之賊俱走兵法云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善攻者攻其所不守又曰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善攻者敵不知所守今賊知吾所守者杭郡上海所攻者蘇省嘉興即攻蘇省嘉興譬之弈者各下死著亦可謂不善攻守者矣昔耿弇攻張步于青齊渡河先拔祝阿開圍令賊得奔歸鍾城鍾城人開祝阿已潰大恐空壁亡去步使其弟藍將精卒守西安別將守臨菑弇進軍二城之間勅諸將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及期弇勅諸軍夜半蓐食質明至臨菑攻半日破之藍亦棄西安而遁此聲東擊西之法師孫臍之圍魏救韓變而為拔一得二岑彭入蜀使威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西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徃拔武陽使精騎擊廣都去成都



數十里勢如風雨所至皆奔散初公孫述聞漢兵在  
平西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  
大震此正兵戰奇兵勝之法師韓信之拔趙幟易漢  
幟變而為反客為主明于聲實奇正師古而不泥古  
以此用兵當不後于古人為今之計江浙大吏當合  
同辨賊聲言盡起浙東甯紹温台之師航海而來剋  
期大舉進攻蘇省傳檄遠近使賊聞之必收台徒眾  
厚集于蘇江省空虛潛令江北揚通泰之師自瓜儀

渡江直擣金陵又以舟師兩道一進福山取常熟一  
進江陰收無錫又出京口戰船往來江上以為疑兵  
賊必還救江省分兵禦我江省若破蘇郡之賊不戰  
自潰兩道水軍掩擊賊背疾趨襲蘇賊中脅從必有  
應者兩省克一官軍勢振浙東之師旌旗蔽海金鼓  
震天登岸揚兵却收旁郡以精卒間道取蘇分兵一  
趨太湖乘便伺擊一出金山柘林沿海口岸先據要  
害又以游兵分綴嘉禾之賊杭郡上海兩路出師此



為正兵堅壁勿戰但示形勢而已特開一面令賊潰  
走諸道官軍尾追橫截如是而江浙之賊雖未盡殲  
當亦無發何矣愚觀江浙賊勢江南重于浙江江浙  
賊形江省強于蘇省宜設去浙江之賊宜先拔江南欲  
去蘇省之賊宜先攻蘇省浙東之師為正兵先聲後  
實江北之師為奇兵先實後聲奇正相生聲實互用  
機貴神速無有定方孫臏韓信臥奔岑彭皆可師也  
務使賊不知所守而吾之攻乃克必遂不知所攻而吾  
之守乃益固一舉手而兩省盡復當事者何憚而不  
出此也行吾之策以戰為守賊方備吾之攻不暇奚  
暇攻人杭郡上海安于太山矣如以守言古之守城  
者未有徒守一城閉門而受人之攻者也即有之亦  
惟有是倉卒不及以禦急兵未有綢繆未雨籌畫多方  
計無復之待賊至則束手而任其來攻也杭郡負鄣  
多山法當于城外諸山擇地安營多張旗幟陰伏精  
卒于林麓谿谷賊來圍城我兵反擊其背伏兵橫衝



之俟其擾亂城中人出應之內外夾擊葢不濟矣上海地勢平行無險可扼故晉袁崧特築滬瀆壘以禦孫恩今宜畧仿其意去城十里許別築土城以精兵數千人守之賊至出其不意或擊或襲九天之上九地之下莫測吾軍多寡此犄角之勢也又于新聞左右虹口以北至屈家橋派委員弁帶兵巡邏迤西北一帶列戍相望漁舟數十沿吳淞江上下游泅浦東則龍王廟塘橋張江柵等處各結民團以相保衛北

吳淞口南金山衛俱置重兵立為門戶此外護之形也如此則上海形勢已固賊亦未敢遽窺守城之策莫此為最其他或以為可恃譬之引虎狼而入室豈愚之所敢知哉往時上書當事曾言夷人貪而無信彼之所長賊之所畏惟有火器其器足恃其人不足恃取其足恃之器何藉乎其不足恃之人宜別立火器一營就彼購買募勇習練事不克行徒託空言現聞賊人與夷相往來購得銅礮洋槍等件啗以重利



令夷人押儼至彼魁肩魁鼻高坐船頭途中居民目擊莫敢誰何是則吾之不足恃者賊轉恃之其人愈不足恃矣吾之足恃者賊亦恃之其器足恃而不足恃矣二者俱不足恃然則訊恃乎恃吾之立法以制賊使之失所恃彼夷之人乃不為賊用而為吾用方今城中盤詰奸宄而城外洋涇漢一帶夷人居住與華通商屋樓海市藏垢納污保無奸民為賊耳目與夷交通若陰生異同為害不淺此愚所以欲于新開左右虹口以北設法巡邏也更與夷官商同即于洋涇漢置局密查奸人出入各處河道均立水柵官軍巡緝挾夷兵與俱如有勾連私販無論夷人華民立予懲治此種弊病庶乎或息仍恃有吾之法而已或謂此法縱立亦恐有弊夫天下有立法之弊即有防弊之法無法而無弊亦無弊而無法權輕重而與時消息之時之為義大矣哉吾之不用外夷有時不能不借外夷亦不能不防外夷能用外夷而不為外



夷用抑亦可以借外夷防外夷矣若夫團練一事可  
聽民之自為團自為練不啻代吾之團練賊至聽民  
之自為戰自為守固已助吾之戰守百姓自為計官  
勿與其事何也其在官者皆偽也不足恃也歷觀前  
古民經喪亂競保鳩壁建旗立社號曰義兵善用兵  
者識其豪傑因而撫之推心置腹恩同父子忠義激  
發殺賊立功此其效也往者愚在富春山中嘗論其  
事矣鄉行并村城行保甲大姓立宗法田野開溝洫

父老講鄉約子弟勒部伍賊至百姓隨官出擊一切  
外兵毋庸調遣入境若逃潰兵勇與居民為難格殺  
勿論上以省 國家養效賊之兵勇千百萬金錢  
下以極閭閻兵賊交爭之魚肉千百萬生靈公私上  
下計莫有便于此者 此為兵無紀律者 言之見後憤言下 聞此間當事  
欲舉團練無知小民轉相驚恐富者吝于財貧者愛  
其力懼官軍之轉為民害也如有不為民害者法令  
嚴明士氣百倍團練一舉官民相保百姓何吝于財



何愛其力哉然而吾之所慮有大于此者不去浙西  
之賊杭省不安浙東諸郡亦不安不去江南之賊上  
海不安江北諸郡亦不安去而之他旋復來擾浙東  
西江南北仍不安無財無兵無將自治之術已疏不  
知己不知彼不善攻守戰勝之策安在嗣今以往舉  
事一不當重生民之困生奸雄之心天下胥不安天  
下之民凡四士農工商皆良民也各安其生則天下  
治不安則亂亂天下之民亦四一曰游民二曰奸民  
三曰流民四曰亂民天下無事隳其職業日薰其利  
欲之心是為游民無事思生事則為奸民天下有事  
棄其鄉里不勝其飢寒之苦是為流民有事思害事  
則為亂民奸民常生于游民之中亂民即伏于流民  
之內故天下無事不可使有游民有事不可使有流  
民吾之所慮為他日患者其流民乎往時無事游民  
亡賴頽惰自甘承平日久奸民萌蘖其間互相煽動  
以為之倡橫生事端毒痛海內男不得耕女不得織



焚掠慘殺了遺之民無以為生流離轉徙今日之良  
民皆他日之流民扶老携幼千百成羣脫遇兵刃骨  
肉分奔露處野宿莫知所止地方有司防有他故閉  
關不納哀鴻嗷々愈集愈衆無所得食急何能擇椹  
而走險乃亦作賊又以人衆心力不一其勢不能推  
一人以出號令桀驁不馴所在多有一夫攘臂群吠  
四起李特葛榮之流復生于世後之亂者與前羣盜  
各欲專據一方互相魚并狼吞虎噬弱肉彊食當是  
時也雖起天下之至巧賢豪盡矣無所用其將壯士  
死矣無所用其兵土地荒人民散矣無所用其財萬  
有不幸至于此極天下之亂真無日定矣雖然亂也  
者治之機也亂天下之民與治天下之人並生于世  
以待天之悔禍人之思治及今圖之天下事尚可為  
必也合天下之全力乎非得天下之真才合全力而  
不能用不破天下之成局求真才而不可得今日事  
勢經之營之舉綱挈領吾直以三言決之嗚呼吾言



之而聽者誰耶得無罪耶則將無言耶

嘯古堂文鈔



克庵居士藁



憤言上

癸丑春賊熾跋 王師燿江甯陷草莽臣灑  
血淚作憤言告當事

天下事莫患於無可為之時得為之權不能不為之  
勢無可為之時得為之權雖豪傑不能以有為有不  
能不為之勢即庸人猶將起而為之今也乘其時之  
可為操其權之得為居其勢之不能不為而竟不能



以有為此草莽孤臣所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賊之  
入我江南也吾知其無能為矣荆襄江漢之間古來  
用武之地賊自楚南來不先取荆襄以據上游之勢  
順流而東不直趨鎮江還襲瓜儀以扼南北之喉乃  
盡驅以入江甯省城譬之游魚入吾釜中烹而食之  
必矣或曰如子言賊可計日而殲矣子曰奚為不可  
前此賊起桂管而湖湘而漢陽武昌而九江安慶勢  
如風雨非賊之能共也 朝廷命文忠大吏奮揚

天威蕩平狂逆迄未有能拯吾民于水火紓 天子  
南顧之憂者總統六師之任日夜治文書調兵食諸  
將領共赴調始而進剿繼而退守終而走不知所之  
其有守土之責者團練保甲張皇布告非不井有條  
理四方觀聽之人始而信繼而疑終而駭不知所云  
惟幄何所運籌行陳何所紀律旗鼓何所約束戎馬  
何所精嚴士氣何所振作民心何所安固當古之大  
將者有人乎當古之名將者有人乎當古之賢將才



將者有人乎所將能將者有人乎遷延觀望坐令猖獗則信乎我之無人非賊之能共矣夫以賊之無能為也我是以有可為之時以賊之無能為而不能使其不為賊也于是乎吾有不能不為之勢奈之何不能真有為也曰其如無得為之權何嗚呼此草莽孤忠所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上自封疆大臣下至郡縣均可謂之無其權乎哉

憤言中

操得為之權者奈何曰不移下以權而自忘其權不授賊以權而自失其權文自督撫以下至州縣丞尉武自提鎮下至千百夫長為之下者大率視其上之所欲為而离合向背之上之人曰戰則戰曰守則守曰必真戰真守則真戰真守凡所謂戰守者未戰未守之先下之人固已熟窺之矣蘇子曰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俱死今也下之人反甚智而上之人益甚愚其甚愚也日以戰守令其下而卒至于不能戰不



能守其甚智也陽以戰守應其上而陰以從其不能  
戰不能守審如是戰守之權日移于其下而不自知  
上愚下智吾未見其心病而有所措手足者况乎伺  
其隙投其好蔽其明竊其威福者之多方以誤之也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蓋以順討逆以正克邪以至仁  
伐至不仁也小醜跳梁其始不過叫號之小兒笞之  
而已狂噬之瘦狗逐之而已弗早撲滅遂至燎原然  
則我之以權授之非一日矣城郭以為固兵又以為

利甲冑以為衛舟楫以為用槍礮火器以為無敵于  
天下賊之所恃者山林嘯聚有焚其巢擣其穴耳乃  
彼之巢穴不能焚擣我之城郭兵及甲冑舟楫槍礮  
火器所恃以衛固利用無敵于天下者悉舉而委之  
于賊賊來則我去之賊出則我入之賊前則我後之  
賊還顧則我反奔之如是而謂非授賊以權天下其  
誰信之嗚呼自忘其權自失其權者平日無潔清寬  
大之體臨事無強固精明之用去賊尚遠擁兵自衛



令其兵駐某處而逃亡不知侵掠不問此其心有不  
可勝誅者矣其或忠厚待人庶恥自愛從容鎮靜有  
餘倉猝應變不足而果于自用盛氣凌人下有離心  
士無鬪志萬有不卒以死塞責亦未為能操得為之  
權者也

憤言下

非天下之大智天下之大勇不能行天下之大權天  
下之事勢窮矣其動也極矣窮則變通動則變今之

用兵者其知所通變矣乎此未可以一二言也無已  
請言其受病之劇進之以藥石之效蓋其自治也不  
可不知恥而治人也不可立威昔者燕下齊七十  
二城燕勢甚熾田單一匹夫耳以區區二邑之衆抗  
樂毅走騎劫盡復齊之故土堂々天朝為天子  
命吏何遽不如田單賊雖披猖以下犯上猶未若燕  
齊敵國之勢也單以至微弱能勝燕戒以天下全力  
不能制么麼小醜此三年中天子宵旰于上百姓



塗炭于下士卒暴露于外任封疆之事者苟有肺肝  
明水一盂北面自到以謝天下天下猶或非之何如  
幡然改圖得收之桑榆之為愈耶今有富人之家食  
指動千百盜夜入門威獲婢妾咸走匿其紀綱之僕  
謂之曰主人平日養若屬奚為者大呼執梃而前  
向之走匿者慮無不隨此僕羣出擊賊何則以其恥  
先之也當今之時誠恥其身為大臣不如奴隸此志  
一奮皇天后土寔式憑之懸膽披肝士氣百倍俱蹈

湯火莫有携貳凡在含靈孰肯自外于生成所謂羞  
惡之心人皆有之患上之人不有以先之耳明之中  
葉邊防廢弛戚繼光以練兵移鎮薊門戎服登壇顧  
盼雄毅三軍之士灑然動容義烏兵三千自浙至上  
郭外許三日後入城義烏主兵者屬橐鑰隊長執旗  
鼓立大風雪中三日夜屹不動行陳無敢亂者城上  
兵望見之大驚于是始知將令夫戚繼光不過近代  
名將之一未若齊穰苴吳孫武之嚴厲果斷也而立



威之效已如此法令不行士卒疲玩賞不足以饜其  
欲恩不足以結其心勇于淫掠怯于戰鬥今之治兵  
計莫有急于用威者尉子之重刑令也守而攻陷一  
軍上下受誅戰而敗北一軍貴賤盡戮大將臨敵而  
死左右偏裨將校隊長及軍中謀士皆斬夫如是孰  
敢不力戰固守衛其上以救其死者其勢然也如吾  
言凡將弁臨陳敗逃地方官失陷城池必盡法誅殺  
以令于軍中明定約束與士卒更始將戰先遣一將

軍據要害有逃兵敗弁至者立誅斬之無赦吾未見  
古來大將令不行于軍中威令既行非无殺于天下  
者也若此者恥之一字吾將以藥夫頑鈍苟且無能  
為者非所以語于當世人豪也若夫立威之道有正  
用有偏用有陽正陰偏陽偏陰正之用有聲用有實  
用有先實後聲先聲後實之用通其所窮變其所動  
所謂行天下之大權者此也威德立而不敗恥心生  
而無懦然後不以其權移下而授賊時之可為勢之



不能不為智深勇沈神而明之乃可以議戰乃可以  
議守

議戰

凡戰之道有心戰有形戰心戰作其氣形戰制其命  
二者不可偏廢也凡戰所謂聚天下不義之人授之  
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也不能殺人必為  
人殺必有道以處此矣風雷之厲也飛沙走石壞屋  
拔木以其無形及其有形必盡發乃止此天地不平  
之氣也人之飽食嬉遊無所謂不平者猝遇侵暴辱  
及所生彊者刺及仇人之胸弱者亦叫號跳擲忿不





欲生彼其中固有不平者一旦勃發誰能禦之善  
用兵者使三軍之士憤然若被侵暴辱及所生力無  
論強弱挾其風雷之氣飛走沙石壞拔屋木無不為  
者然後可以一戰或謂子之言誠然然災奚以使之盡  
發其不平之氣也曰穰苴之將齊軍也斬莊賈戮左  
驂威已震于軍中迺行士卒次舍井竈問疾醫藥身  
自拊循與士卒分糧食晷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勃  
其病者皆求行爭奮為之赴戰田單之却燕軍也拜

神師宣言吾懼燕軍之剽所得所齊卒置之前列燕如其言  
城中人望見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又縱  
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燕盡掘之燒死人  
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故兵正用之  
為穰苴說用之為田單威以束其身惠以結其心計  
術以速其怒安其氣安得平而戰安得不力或又云  
我為穰苴而賊亦足以結死黨我為田單而彼不墮  
吾計術中奈何曰道固非一端也視賊之強弱巧拙



而因事制變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曹劌論戰  
鼓以作氣謂氣有衰王可也謂之無氣不可也有則  
必有以使之難平而不可復制矣此之謂心戰凡戰  
所謂教之以殺人之事授之以不仁之器而其人又  
皆天下不義之人也使不義之人轉而為忠義之士  
又必有道以處此矣物之供人之用者牛負重馬善  
走鷹犬禽獵多獲其始皆桀驁不馴必有以制其死  
命而後聽命不制其死命則牛馬鷹犬皆足以為人

患而况不用命之士卒乎兵法云殺士卒之半者威  
加海內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之一者令行  
境上夫豈好殺制其死命之謂也規天時察地利相  
其機宜居其形勢欲制敵人之死命先制吾軍之死  
命能與吾俱死而後可與之俱生今之用兵惟恃槁  
礮藥洩火竭紛出四逸一不如法反以資敵故嘗謂  
槁礮者使人敗逃之具也愚有一策患士卒之不用  
命也莫若使之有所恃而用命有所畏而用命訓練



之師固用命驅市人使之戰而無不用命者圍成一  
陳變化無方長短遠近火器咸備槍刀弓弩各間隊  
伍火器獨發夾以兵刃既接突出火器復以礮  
車若古武剛居環其外行列于後前後策應不虞不  
繼但有進步退即焦爛所謂能與吾俱死而後能與  
之俱生者先制吾軍之死命于是敵人之死命直吾  
掌握中物耳此之謂形戰夫以不義之人授之以不  
仁之器而不能用教之以殺人之事而反為人殺又

其甚者官與兵皆走不知所之嗚呼曷不以吾言嘗  
試行之毋徒貽國家恥為賊人笑也



議守



古來用兵所以處敵者二曰剿曰撫當事者往之至  
無可奈何而言撫然未有不能剿而能撫者所以自  
處者二曰戰曰守當事者亦往之至無可奈何而言  
守然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賊起廣西於今三年其  
始剿之易以其本吾赤子也撫之亦可至今日而  
剿撫二事皆無可言則惟有效死以戰耳效死以戰  
卽賊破滅守不必言獨怪今之用兵者以退守二字



自解也吾不知其所謂退守者何心姑且與之言守  
彼議守將為暫乎抑為久乎如欲久守也賊入湖南  
北長沙道州武昌漢陽失守矣沿江而下九江安慶  
太平失守矣順流而東江甯省城守者安在夫非同  
一守耶不謂之暫不可也如欲暫守不如勿守守而  
持久又有難焉者三軍之眾糧食為先屯兵萬人日  
費千金國家度支糜千百萬今復遷延歲月即幸  
不失寸土耗費固無窮矣四路調集兵勇雜沓未有

能約束堅明者也強悍騷擾閭閻老稚亡失中道古  
所云出奇用間堅壁清野之法壹不能行之擁兵觀  
望日久益懈有自撤其藩耳此之不可不深慮也昔  
李牧守代北邊以便宜治事謹烽火多間諜厚待將  
士約曰匈奴即入盜急收入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  
以牧為怯軍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復散畜  
牧于野匈奴入佯北以數千人委之匈奴大率眾入  
乃為奇兵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孫



曠為齊軍師破魏謂田嬰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  
齊、號為怯善用兵者因勢利導于是為滅竈之法  
龐涓大喜謂齊果怯三日亡過半倍道逐之萬弩齊  
發遂殺龐涓于馬陵若是者以怯為勇故轉敗為功  
今賊之輕我甚矣彼兩人者皆可師也兵法云守如  
處女其守也未嘗一日忘戰也厚集其勢使我之力  
常有餘彼之意料所不及乃可以得志且夫以守為  
守不如以戰為守以戰為守有進無退度地比兵然

後定計多設疑間使彼携貳披亢擣虛形格勢禁與  
之持久情竭事見曹操破袁紹百萬之眾于官渡如  
使操棄官渡而走操事去矣九江之潰任事者殺百  
身不足蔽其辜前車既覆後可復蹈乎哉然則如之  
何而可也先立威次拊循申明大義示將士以必死  
勒行伍習戰陳懸重賞以募戰士虛懷納諫推心置  
腹以待天下奇才異能之人庶可以真守矣乎以進  
為守且戰且守以退為守無地可守嗚呼異日勿以



剽之無成功而微幸一出于撫今日勿以守之徒藉口而掩飾不復知有戰也其為害可勝道哉

後憤言上

癸丑春粵匪南冠入江甯省城草莽臣寶山



蔣設復作憤言三篇戰守二策冀動當事者之聽既而世莫我用伏處海上又七寒暑咸豐十年春賊破杭郡退分股竄擾上游及蘇常諸郡皆告警事益棘設夏時客富春避兵山中鄉里妻子弗暇顧中夜太息孤憤填膺作後憤言三篇上為吾君吾相陳撥亂反



正之機中為文武大帥畫滅寇保民之策下  
為父老子弟謀衛國全家之方痛哭流涕  
大聲疾呼而言之言之無罪也即以為罪鼎  
鑊刀鋸僇止一身草莽之臣所不深懼也

人主之所與共天下者百官之衆萬民之上親臣重  
臣一二人而已得其人則天下治不得則亂至于亂  
而不求得此一二人天下益不可治今日之天下可  
謂亂矣其所以亂者封疆地方文武大小上下相蒙

相欺相軋相率為偽置君父百姓事于度外務為  
一切苟且塗飾不可終日之計封疆吏文武大小尚  
得謂之有人乎如其有人亂未起先有以弭之亂既  
成當有以除之亂太甚必有以通變而維持之而乃  
未亂名亂既亂助亂甚亂死亂否則逃亂如是而自  
督撫至州縣文武大小謂之有人其誰信之耶賊起  
粵西蔓延至今十有餘年諸大帥皆朝廷大臣受  
六師之任未見真能為國滅賊方略如神其間剛



復取咎者有之。遜懦憤事者有之。賊來則借退守以全軀，命賊去則因克復以避處分。老師糜餼，坐令猖獗，則亦出于苟且塗飾之計，相率為偽以欺。君父貽害于百姓而已。諸大帥中不得謂之有人。雖然，天下豈竟無人矣乎？下焉者，奇才異能，坐歎于事權之不屬上焉者，公忠體國，抗腕于信任之不專。有其人，枉其材，無其人，曠其職。天下之大，人主孰與共之。夫親臣國家，同休戚，重臣宗社，繫安危者也。今日為

國家宗社至深遠計，孰有過于擇親臣重臣一二，人出而總大綱，殲羣醜，安天下，鎮四裔者？親臣重臣一二人，其人必忠孝，發于天性，威德服于人心，有猷有為，有守，積于平日，著于成效，小其心以圖天下之難，大其勇以任天下之重，虛其體實其用，以延攬天下之人才，奔走天下之豪杰，明信賞罰，大舉黜陟，以變易天下之耳目，振作天下之志氣。夫如是，天下之亂可計日而定矣。在昔唐之中葉，方鎮跋扈，淮蔡不



庭諸將擁兵觀望莫肯盡力羣情疑懼天子內斷于  
心命裴度一人領丞相出視師於是諸將莫不用命  
破蔡人禽元濟四方震懾遂稱中興宋仁宗朝契丹  
方彊西夏又叛破軍覆將邊事大壞朝議以范仲淹  
韓琦二人分帥秦鳳涇鄜環慶之師經畧西事置司  
宣撫卒臣元昊此三人者皆所謂重臣也唐宋賴之  
以安社稷利後嗣戒 大清之肇造區夏也平西三  
藩晚著逆節滇蜀閩廣所在告警 聖祖仁皇

帝命親王貝勒等為大將軍以下諸路出師羣逆尋  
滅海內一統垂祚無彊貴戚親臣立效如此伏惟

明主赫然震怒遠依唐宋故事近法

祖宗成

規于親藩近屬中外大臣中精心簡擇以一人總禁  
旅鎮畿輔重地先固根本一人弓矢鈇鉞出師而南  
以宰相體行元帥事皆撫提鎮稟受方略有不用命  
得專誅罰分天下為四道冀充青齊一道也江浙閩  
廣一道也雄鎮相望通要害之津皖江豫章及江北



數郡分隸南北聯絡水陸川東西湖南北為一道關  
中山西河南為一道首尾相應成率然之勢滇繫甘  
涼遠不及事填撫如故四道各置行臺授都統凡四  
都統為大元帥副元帥開府辟僚屬招海內才俊之  
士運籌帷幄決必勝之策立約束定功罪斬文武大  
將之失律者以令于軍中與天下更始責成各都統  
并力齊心長驅大進如猛雷之出深林疾颺之掃敗  
箝翼 皇靈煇 國憲築京觀奏凱歌刊石勒勲班

師告

廟豈不偉哉此其機尤在

聖天子兢兢

業：恐懼脩省以至誠格天而天心應以至誠待人  
而人心奮天人相感灾去福來十年之狂寇不一朝  
而滅者草莽孤臣請伏妄言之罪



後憤言中



為今日之封疆不綦難乎往者封疆大臣務養威重  
樹私恩俾屬吏仰承鼻息謹布腹心操縱進退之術  
惟利是視一切國計民生置之不問不意養癰一潰  
至于今日也今日之事亂既奉甚甚亂死亂否則逃  
亂死亂敗身逃亂敗名身名俱敗故曰難有賢者起  
能轉敗而為功少季走馬日馳康狂意氣揚：及臨  
絕壁俯不測之淵馬奔逸不能止鮮有不駭絕狂叫



亡失魂魄者有一策焉順馬之性因其犇逸不能止  
之勢一躍而踰絕壁去不測之淵當是時也生死出  
入間不容髮狀竟得濟何也見機明臨事果也見幾  
明智也臨事果勇也知且勇可以為今之封疆大臣  
矣自古安危成敗之機皆視人心之離合向背以為  
斷國家苦賊十餘年賊所過通都大邑即無不殘  
破豺虎之跡將半天下然竟不能一朝安何也失人  
心故也賊既失之吾亦未為得有司之貪暴其勇之  
侵掠上下相蒙政刑舉措之失當皆授賊以藉口俾  
吾民之解體者也有司之貪暴吾有以縱之不貪暴  
不足以飽吾之豁壑其勇之侵掠吾安得問之不侵  
掠必不肯奉吾之名號上下相蒙政刑舉措之失當  
吾未嘗不知之悔之太息痛恨之積重難返無可柰  
何姑假是術以牢籠彌縫之所謂苟且塗飾不可終  
日者日甚一日以至於今日今日仍其弊不改為禍  
之烈不至于不可言不止為今日之封疆計孰有過



于收拾人心者 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休養生  
息遇有水旱偏災蠲租施賑動億萬計無如官吏侵  
冒牟利屯膏小民未沾實惠獄訟株連胥役恫喝劫  
質冤苦之狀無所控訴水深火烈之餘然且舍命殺  
賊奮臂一呼雲集響應如近日新城餘杭富陽之民  
是已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  
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孟子曰飢者易  
為食渴者易為飲百姓雖甚無知如有慈儉清正稍

知自愛之官長不啻如嬰兒之戀慈母彼其居恒聞  
稗史觀村劇遇忠孝廉節之事眉色飛舞或泣數行  
下好惡之良根于至性而不自知誠使封疆大臣好  
惡能與民同情擇良有司以拊循吾民誠哉士卒毋  
犯百姓秋豪信賞必罰進賢退不肖整飭綱紀使耳  
目一新必百姓知上之人實有為 國為民忠誠惻  
怛之至意然後赴蹈湯火無有疑貳于是頒保甲之  
令使奸宄無所容行并村之法使團練自為戰寬其



征徭安其家室恤其隱微發其忠義夫如是而不尊  
君親上樂于效死者未之有也百姓尊君親上樂于  
效死而賊安有不平者哉或曰今賊破吳圍越兩省  
徧地樹荆棘羣公惴惴朝不謀夕如子言不亦迂遠  
而難行矣乎曰固也奔車無善御畏藥必危疾疴賊  
杭省初退如使此間及吾吳當事者鑒于覆轍勿徇  
防堵善後具文首劾臨敵而逃約束不嚴之大將以  
申軍法通飭各屬曉諭百姓地方官實力備豫禦賊

後憤言下

嗚呼危急存亡之秋百姓將誰恃乎

國家額設各



營兵弁云以衛民也一旦有事競起而魚肉吾民又  
不足而加之以募勇入市一開過村一空名為禦賊  
賊未來先受其勇之害是何以異于引虎拒狼狼未  
入門虎已食吾子室矣且引虎拒狼將謂虎之猛于  
狼也其勇遇賊望風而靡則又不為虎而為羊羊于  
賊虎于民其勇安足恃乎狀則恃官是固父母吾民



者也不知今日之官所處蓋有甚難者軍興以來  
國家府藏已虛經費益罄民間地丁錢漕維正之供  
外商賈權貨抽釐紳富捐貲助饗皆地方有司為之  
料理受命于上取盈于下驛站兵差舟車絡繹文書  
調遣員弁供億循例塞責左支右絀時、遭上官唾  
罵保一己之考成猶不暇而暇保民乎官與共所以  
保民衛民者胥不足恃則將誰恃乎賊之來也沿途  
鈔掠雞犬不留及破城池戕官劫庫焚蕩略空下鄉

方略百姓果能為國擊賊者立予功級奏免賦稅  
賊來則堅壁清野先為不可勝以待之百姓固知賊  
之必破吾家也上之人復有以激勸之慮無不出死  
力以拒敵所謂順焉之性一躍而踰絕壁去不測之  
淵者為法此其一也奈何吾氣方饒寇氛更惡其勇  
土匪乘間肆毒百姓紛、遷徙知官之不足恃也百  
姓知官之不足恃官安能恃百姓之力耶此之謂坐  
失其機雖狀天下洵、事會之來尚未可知古來應



變之方胥不出乎常經凡吾所策不過常經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若夫料敵制勝其謀甚秘非可言宣就  
其所可言者利害迫切且以為迂闊難行也悲夫

打糧所到之處放火殺人屠其老稚虜其丁壯奪其  
金銀淫其婦女荼毒之狀慘不可言其間兵勇度無  
誰何土匪造作言語或先或後乘間竊發與賊無異  
益加密焉嗚呼天生烝民有富有貧盈虛相濟欲惡  
維均富者承祖宗餘澤守田園長子孫貧者即無有  
業產亦有父母妻子及一身之命奈何一旦將盡舉  
舉而委之于賊豈待真束手待斃無一策焉以自保自  
衛乎哉自保自衛之策奈何曰仍于保民衛民之法



之中變通其意而已兵所以衛民其不足恃也衛民者不過其分而志不在于衛我也官所以保民其不足恃也保民者或有其心而力未能以保我也志不在于衛我是冒兵之名行賊之行吾將以禦賊之法拒之力未能以保我可因我之衆奉官之號吾得以禦賊之方佐之計惟有請于官達于上官凡吾境內百姓自為兵勇衛身家捍鄉里無煩調一兵遣一勇涉吾之地其有逃兵潰勇闖入猖獗百姓羣起擊之

官及上官或不聽則百姓合詞請命務得請乃已郡邑各奉其守令為主賊至父老率子弟從官出擊官與民患難相同疾苦相慰勞毋若向來秦越人之相視肥瘠則庶乎可已一邑如此一郡皆然各郡各路郡邑無不然上以省國家養養效賊之兵勇千百萬金錢下以極閭閻交爭之魚肉千萬百生靈兵賊公私上下孰有便于此者此百姓所以自保自衛變通于保民衛民之法志不在衛我者拒之力未能保



我者佐之之大綱也請問其目曰城行保甲鄉行并  
村大姓立宗法田野開溝洫父老誦鄉約子弟勒部  
伍保甲古法并村近法二者寔力行之著有成效不  
具論宗法亦古之良法也今自徽巖下至甯紹諸郡  
大姓聚族而居大或千百小亦數十家宗有祠族有  
譜置田設塾條理井、他郡他省類是頗多誠因之  
而合族羣奉一大宗之子以出號令峙餼糧脩戈矛  
有事壯者出戰咸聽命于宗子宗法即兵法也溝洫

田間水道其制載在周禮昔備旱澇今防突騎春秋  
晉人使齊境盡東其畝戰國至商鞅開阡陌井田壞  
而溝洫始廢今宜略仿其制五里一溝十里一洫敵  
來不能長驅喪衷曠野可聚而殲夫兵禍之烈戾氣  
慙召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不講人類自絕于天天  
乃假手于賊竊謂凡一鄉一邑中老者無事日以鄉  
約召子弟而告之消暴戾發天良孰不樂執戈以衛  
父兄昔有大將令軍士讀孝經卽此意也夫用兵不



可無法束伍一法也將百萬之衆如臂使指不過以此法推而行之今誠使各家子弟盡勒部伍五人為伍五五相乘自乘再乘勒為一部習器械案行列練耳目齊心力明偵探嚴稽核保甲并村宗法中皆可參而行之此卽節制之師也信能行此數者官民相保何畏乎逆賊何懼乎兵勇何憂乎土匪以愚策之今之百姓所可恃者惟此而已若夫世家大族富商上戶城鄉內外紛、遷徙計無所之卒蹈危地萬有不幸骨肉流離室家灰燼器用財賄為他人有豈不大愚哉



西

西  
藏  
書  
館



程